

THE

军团

「美」尼克·卡特 著
朱嘉琳 译

Nick Cutter

TROOP

军 团

[美] 尼克·卡特——著
朱嘉琳——译

THE TROOP
Nick Cutter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军团 / (加) 尼克·卡特著; 朱嘉琳译.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9

书名原文: The Troop

ISBN 978-7-5699-2514-2

I. ①军… II. ①尼… ②朱…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4401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8063

Nick Cutter

The Troop

军团

JUNTUAN

作 者 | [加] 尼克·卡特

译 者 | 朱嘉琳

出 版 人 | 王训海

策划编辑 | 韩 笑 黄思远

责任编辑 | 徐敏峰 韩 笑

封面设计 | Moo Design 刘 伟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印 刷 |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0316-36565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 13

字 数 | 288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2514-2

定 价 |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我的兄弟格雷厄姆

“大人是过期的儿童。”

——瑟斯博士

“这颗头颅是献给野兽的礼物。”

——威廉·戈尔丁，《蝇王》

目 录

第一部 饿死鬼	001
第二部 虫害	135
第三部 传染	289

第一部

饿死鬼

王子郡的饿死鬼！

作者：亨廷顿·马尔瓦尼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今天从我们最偏远的基地之一传来了一则恐怖消息。这座小型渔业城市坐落于爱德华王子岛的蒙塔古下城，是一座伸入大西洋的石尖，荒凉又不祥。

依我看，这里简直是最容易发生恶行的地方，不是吗？幸好我们的耳目遍布各地。我们什么都能看见，什么都能听见。

萨迪·阿德金斯是蒙塔古下城外交官餐厅的服务生，她的新款雪佛兰卡车昨晚被一名身材异常消瘦的小偷从餐厅停车场偷走了。阿德金斯向当地警局求助，却遭到恶毒无情的回绝，同时被断定为——此处引用原话——“可笑”又“荒唐”。于是她拨通了本报的免费举报电话。

“我知道是谁偷了我那辆该死的卡车，”阿德金斯告诉我们，“是那个饿死鬼。”

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大约38至44岁，板寸头，穿着宽松的衣服，在晚上九点走进外交官餐厅。根据阿德金斯的说法，该男子处于严重营养不良的状态。

“他骨瘦如柴！简直让人难以置信，”阿德金斯这样对我们英勇无畏地收集真相的记者们说，“我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消瘦又这么饥饿的人。”

据阿德金斯说，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吃了五份饿死鬼早餐拼盘，每份拼盘包括四个鸡蛋、三块脱脂牛奶煎饼、五片培根，还有小香肠和吐司。

“他吃完了我们店所有的鸡蛋，”阿德金斯说，“就那样不停往嘴里倒，接着点更多菜。他的肚子肯定撑得像面鼓了。他……嗯，他……我给他端上第三盘还是第四盘菜的时候，发现他在吃餐巾纸。他从纸巾盒里扯出餐巾纸，放到嘴里嚼，然后吞了下去。”

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结完账就离开了。没过多久，阿德金斯出门就发现自己的卡车被偷了——又一次恶毒的侮辱！

“其实我并不惊讶，”她说，“那个男人看起来绝望到了极点。”

阿德金斯再次陷入沉默，接着又添上了一条可怕的细节：

“我能听见他身体里有什么声音——我是说，在他皮下。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蠢。”

这名身份不明的男子仍然在逃。他是何方神圣？知情人并未提供更多信息，忠实的读者们肯定知道我们指的是哪些人：政府，特勤处，圣殿骑士团，光明会，那些通常躲在暗处的嫌疑人。不过我们正在旁敲侧击地搜寻秘密文件，调查举报热线收到的每一条合理消息。

未知的邪恶正在沉睡的王子郡酝酿。一个正常人不可能饿成那样。

喜欢这篇文章的你可能还想看：

- 芝士汉堡能杀死外星人！

- 美军在伊拉克捕获魔鬼！
 - 魔婴在图佩罗^①横冲直撞！
 - 幼童在公园被卓柏卡布拉^②吸干鲜血！
-

① 图佩罗是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座城市。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注。

② 卓柏卡布拉是一种被怀疑存在于美洲的吸血怪物，最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波多黎各出现，后来传说在墨西哥及美国南部（尤其在拉美裔社区）也出现过，会攻击并吸食牲畜的血。

吃 吃 吃 吃

一艘小船划过波涛汹涌的海面，发动机的轰鸣声响彻圣劳伦斯湾。此时正值十月，月亮如同骨制鱼钩般悬挂在朗朗夜空。

海浪拍打船舷，溅湿了船上的男子。透过湿透的衣服，他的身体轮廓清晰可见。乍看之下，他宛如田野里被随意丢弃的稻草人，体内的填充物被食腐动物全都扯了出来。

他在一家餐厅的停车场偷了辆卡车，径直开到爱德华王子岛最远端的北角市，这艘船就是他在那儿的一个码头上偷的。

天啊，他饿了。之前在路边的餐厅，他因为吃得太多把胃给撑爆了，现在胃里的东西正从撕裂的组织间流出来，流到内脏缝隙里。不过他本人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就算感觉到了，在目前的处境下，也没什么好介怀的。填满体内每一处空隙的感觉太好了……可这简直跟往无底洞里填土似的：你一铲接一铲地倒下去，却徒劳无功。

在到达这里之前五十英里的地方，他曾把车停在路边，看到了路沟里有只死掉的浣熊。浣熊的身体被撕裂开来，透过毛皮隐约看到脊柱。为了保证汽车在挂挡的时候变速杆不卡住，他已经花了

大力气，于是他爬下路沟，然后……

其实他没干这些事。毕竟他人性尚存。

他安慰自己，饥饿的折磨会结束的。他的胃只能装下这么多食物——从科学角度来说，这不是事实吗？然而这种饥饿感跟他以前所知的任何事情都不同。

一些画面如同幻灯片般在他脑海中闪现：他所钟爱的美食——亲切呈现，闪闪发光，极其丰盛，过分完美，如同从《用餐愉快》杂志上撕下来的光滑页面一样——这本书充满了对食物狡黠而拙劣的模仿，异常性感，高度象征化，充满情色意味。

他看见一颗颗浑圆饱满的樱桃从薄饼边缘滚落，就像一堆被扯下来的充血眼球混合着一团高耸的锥形生奶油……

嗖。

他看见一块厚如字典的大脊骨牛排，烤至松脆的牛胫骨在大理石花纹的脂肪间若隐若现，一小块放了香料的黄油在牛排上缓缓融化。刀切下去的瞬间，几乎能听见肉的叹息，煎熟的牛肉泛着油光，顺从地被切割下来……

嗖。

嗖。

嗖。

现在还有什么他不会吃的吗？他的身心都渴求着那只浣熊。如果浣熊现在就在面前，他会从尸体斑驳的毛皮上撕下已经僵硬的肌腱，他会砸碎尸体的头骨，然后在碎片里摸索大脑，那肯定和胡桃里的果肉一样美味。

他刚刚到底为什么不吃掉那该死的玩意儿？

他们会来找他吗？他觉得会的。他是他们的失败作品——一场

搞笑真人秀——但他也帮他们守住了秘密。而且他身上的毒性非常、非常强。至少，他听见他们是这么说的。

他不想伤害任何人。一想到自己可能已经伤害了别人，他就肝肠寸断。埃杰顿是怎么说的？

“如果这东西逃了出去，那伤寒玛丽^①在他面前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不是坏人。他只是陷入了困境，然后做了任何跟他处境相同的人都会做的事：逃跑。而他们在追捕他。他们是不是想抓住他然后交给埃杰顿？他怀疑现在他们还有没有这个胆子。

他才不回去。他要找个地方藏起来。

他蜷起身子，几乎快要从小船舷掉下去。饥饿感啃咬着他的五脏六腑。他眨掉眼眶里灼热的泪水，看到一星光亮在地平线上舞动。

是一座岛吗？还是一团火焰？

① 伤寒玛丽本名玛丽·梅伦，她是美国第一位伤寒杆菌的健康带菌者，在担任厨师期间直接传播了 52 例伤寒，其中 7 例死亡，间接感染者不计其数。

加拿大资源局地质调查报告

爱德华王子岛，福斯塔夫岛

位于距加拿大本土北部 15 公里处。最高点：海平面以上 452 米。岛屿周长 10.4 公里。

两个滩头：一个位于朝西的海岬，一个位于东北部的露头。北部海岸主要有一座高出岩石盆地约 200 米的花岗岩悬崖。

地面植被包括耐寒的野草、灌木、曼陀罗、鹿角漆树和低地蓝莓。岛屿四周富含盐分的水阻碍了植被生长。大风和降水对表层土壤造成侵蚀。

岛上的鸟类、海洋动物、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昆虫欣欣向荣。北部悬崖聚集着鹈鹕、海鸥和其他海鸟。主要物种：鲑鱼、鳕鱼、鲱鱼和海鲑鱼。一到夏季，海狮就会占据整座岛屿捕食幼鲸。本地物种浣熊、臭鼬、豪猪和郊狼虽然数量不多，但生命力顽强。这些抽样数据与加拿大本土相比也更加稀少贫乏。

岛上有一座可供过冬的居所，归国家所有并由国家负责维护，目前作为紧急避难所或者偶尔的教育旅行营地使用。

岛上没有常住居民。

蒂姆·里格斯——也就是团员们口中的团长蒂姆——穿过小屋主屋走进厨房，从橱柜里拿了个马克杯出来。他拉开背包拉链，找到了一瓶格兰利维威士忌。

男孩们已经上床了——不过提醒你一下，他们并没有睡着。如果蒂姆允许的话，他们会讲鬼故事讲到半夜，而蒂姆通常也会允许他们这么做。他才不是个喜欢扫兴的人，毕竟只有几个男孩享受过年假时光，而这次假期可以算替代品了。更何况对蒂姆来说，这也是一次休假。

他给自己倒了杯传统苏格兰威士忌，然后走上走廊。夜幕笼罩下的福斯塔夫岛寂静无声。沿着平缓的山坡过去约 200 米处，海浪咆哮着拍打滩头，如同平地惊雷。

蚊子嗡嗡地撞击着走廊窗户。飞蛾在孤单的灯泡周围扑腾着沾满粉末的身体。夜凉如水，月光透过光秃秃的枝丫在地面投下斑驳零落的阴影。这些树都不高，因为这座岛是由海中拱起的岩石构成的，表面只覆盖着一层稀疏的土壤。岛上的树木看起来都有些畸形，就像喝被污染的牛奶长大的孩子一样。

蒂姆把威士忌含在嘴里细细品尝。考虑到他是爱德华王子岛北

岸的唯一一位医生，他似乎不该在大庭广众之下豪饮。但是在远离工作和职责的这座岛上，喝酒仿佛成了再自然不过的事，甚至可以说成了必需的事。

蒂姆很享受这次年度旅行。有人可能会觉得他有些古怪——难道独居在海角的一栋四面透风的房子里还不够与世隔绝吗？但这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与世隔绝。在三天的时间里，他和男孩们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只有一间小屋，几条小径。今晚早些时候，一艘船把他们和物资一起送到这里，直到周日晚上这艘船才会回来。

几乎从未出现过类似情况。周末的预报说会有一场风暴，气象报告说风暴会从海面北部席卷而来，就是那种偶尔在岛上横扫而过的裹挟着雷暴云的风暴——风暴混合着龙卷风，会把屋顶掀开，把初生的树苗拦腰折断。不过最新的多普勒地图说这场风暴向东转向进入了大西洋，在那儿有空旷浩瀚的海面供它发泄怒火。

为了以防万一，蒂姆给航海无线电台充满了电。如果天气有变糟的迹象，他就用无线电联系本土，派人来提早接他们回去。说实话，蒂姆觉得带短波无线电台完全没必要。他对这次旅行的要求极其严格。不能带手机。不能带游戏机。在北角的码头上，他已经检查过男孩们的口袋，确保他们没有私自携带任何与本土有关的物品。

然而考虑到天气因素，就算他再痛恨短波无线电台，也不得不带上。正如童子军手册里写的：有备无患。

寝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是肯特还是伊弗雷姆？蒂姆没去管。这个年纪的男孩们浑身充满了用不完的精力，简直是靠睾酮和纯天